

大確幸

你最近說「小確幸」，讓我想起一個故事。

故事主人公叫溫子，三十六歲，大公司小職員，工作很忙。但如果有幸放假，天氣又好的話，她就會一個人，戴上耳機，去公園看書，尤其是村上春樹。有次她注意到一個老人。清早時這老人已經坐在長椅，對水池素描。

東京的初春仍然寒冷，這老人卻只披一件透風的毛衣。溫子便決定，闔上書，收進背囊，去小賣店買一杯熱茶，朝老人走去。

「手太冰不會難動筆嗎？」

老人一抬頭，隨即放鬆面容微笑。「謝謝。」他啜一口茶。「好暖。」

「希望能帶為老先生帶來一點小確幸。」「小確幸？」「『小而確實的幸福』。比如在陽光下看書，一邊看孩子玩耍一邊聽舒服的音樂……還有，送熱茶給了了不起的老畫家。」

兩個人就這樣聊起來。聊生活日常，比如家住何方、剛過去的雪、喜歡喝咖啡或茶。溫子問老人是否常來，老人說每天都在；老人問溫子是否常來，她說放假才能來，一個月一次吧。這時候老人就說，她讓他想起自己的女兒。「以前她工作也像你一樣忙，七、八點就要去公司，晚上十時

還不能回來。也因為太忙，根本不可能交到男朋友。」溫子專心聽。

「難得休息，她就一個人，聽聽音樂、翻翻雜誌，喝咖啡……那時候我不懂。女兒表現得幸福，我便以為她幸福。她應該也以為自己幸福吧。後來才知道，那其實是寂寞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她追求幸福，但能給她幸福的東西只得那麼小，那樣虛無飄渺。因為好天氣不常有，所以有陽光才是幸運；因為沒有空閒，所以能看書已經算美好；生日接到爸爸的電話也算幸福，為什麼？因為去年沒有、前年也沒有啊。」

街燈忽悠點亮，不覺天色已暗下來。「小姑娘，謝謝你陪我說話，這是我的小確幸。但它之所以小，是因為你不是我的女兒。我不能指望你明天還能來，後天還能來。我只是個畫畫的老頭。就算你送我熱茶，自己的孤獨終究只能自己承受。」

他打開杯蓋，又把它蓋上。「才說幾句，茶就涼了。」溫子點頭。「你還年輕。」她抿起嘴唇微笑。

片尾曲

克 洋

fb.me/hakyeung2018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

官員聚餐

明朝沈德符的筆記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一，有《賜百官食》，講到明朝的官員聚餐，挺有趣的。

明太祖時，百官上朝完畢，大家都要在朝堂上吃早飯。這個傳統一直坚持，從沒有中斷過。

後來，改成每月十五、三十兩次。每逢這兩天，大小官員都要聚餐。這樣的做法一直坚持了三朝。

到了正統七年，有官員提出，這種吃飯形式還要進一步改革，只逢重大節日才舉行官員聚會。這些重大節日是，元旦、冬至，這兩個節日由禮部牽頭舉辦。另外，元宵吃圓子，立春吃春餅，四月初八吃不落莢，五月初午吃糉子，九月重陽吃糕，臘八吃臘麵，這些活動都由「國家機關事務局」統一操辦。

朱元璋賜百官食，個中主要原因，一是新朝初建，事務繁忙，每天早朝都有研究不完的事情，省得跑回去吃早飯；二是比較好管理，大家一起議事，一起吃飯，可以交流。當然，最主要的還是體現皇帝對下臣的關心。

後來為什麼漸漸少了？人不是鐵

打的，官員也要有自己的自由，減少絕不是錢的問題，而是人性化的體現。

這個聚餐，有點類似於我們現在的吃食堂飯。根據人數，統一採購，請幾個好一點的師傅做飯做菜，一定吃得比外面健康，關鍵是節省時間，吃好就可以繼續工作。古代的好皇帝，差不多都是白加黑、五加二的工作狂，他容不得下屬的拖拖拉拉。

而那種大吃大擺的各類宴席，則不在此例。吃了人家的嘴軟，許多吃都是有目的，朱皇帝自然也反對這樣的聚餐，這不是聚餐，這就是結黨，要嚴懲的。

朱皇帝認為，選擇重點時節官員聚會，只要帳目透明，花不了多少錢。

管理有的時候也簡單，一頓飯，就能事半功倍，無論中外古今。

筆記新說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膠囊咖啡

咖啡是老生常談，但隨着生活品質提高，人們對一杯咖啡的要求早已不局限在速溶或便利店層級，作為最前端的消費者，怎麼喝，什麼時候喝，最好都能隨心主宰。於是一台機器、一個按鈕，帶來了不到一分鐘就蒸騰的醇香，膠囊咖啡猶如這個產業裏的魔術師，用靜悄悄的脫胎換骨，帶來了一次驚心動魄的變革。

毫無疑問，如果手煮咖啡是原始的材料享受，那膠囊咖啡則堪比美學+味覺的雙重盛宴。光看那一台精美別致、價格不菲的機器便已愛不釋手，更不用說那五顏六色、能折射出你高品位的一小顆一小顆膠囊了。

大約半世紀前，雀巢總部的一位瑞典工程師就在奶精球的啟發下，開始研究最新穎的咖啡沖煮方式。當時的意式咖啡機在沖煮過程中會分成幾次將空氣帶入咖啡，讓咖啡粉有更多機會和空氣結合，從而產生獨特香氣。因此這位工程師想到了在熱水接觸咖啡之前，先將高壓空氣注入的原理，通過咖啡粉內的油脂萃取精華，最後呈現出一杯更香濃順滑的完美飲品。

這樣看來，好看的膠囊咖啡絕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。畢竟，想做一杯好的咖啡，不確定因素非常多，即使你擁有相同新鮮度和研磨程度的咖啡粉，在水溫、萃取時間的影響下也可能端出兩杯味道截然不同的咖啡。而膠囊咖啡的發明就是將種種干擾因素降至最低，在家用機器裏提供了一種流水線式的標準作業程序。它野心不小，從一開始就瞄準了那些對質量有極高要求的發燒友們，因為製出的咖啡味道更濃，對喜歡重度烘焙的人來說簡直是天堂。更重要的是，膠囊從出產的第一步起就避免了氧化，最大限度保證咖啡的新鮮程度，有時會讓人不禁莞爾，原來在那小小的膠囊中，停住的還有時間。

食色

判 答

panda5171@163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成功作品

又一年的奧斯卡頒獎禮過去，各導演、演員、幕後的獎項塵埃落定，然後，又有人開始說起某某終於捱出頭來、某某風光不再、某某火候未到云云。這些茶餘飯後的討論，又會讓我想起他們（通常都是同一班人）在各頒獎禮前的結果預測，大家都有各自的選擇，而且自說自話各有道理，彷彿將頒獎典禮看成一次賭博。

一個創作人的創作高峰，是否可以預測得到呢？最近，一項發表於《自然》期刊的研究便顯示，「連續成功」的現象不但會出現於賭博、運動及投資領域，還可見於文創及科研事業，包括藝術家、電影導演和科學家。

研究人以三千多個藝術作品的拍賣價、六千多位導演的電影評分，以及兩萬多份科

學家論文研究影響度作為數據樣本，從此找出每個藝術家、電影導演或科學家的「成功作品」，並分析這些作品在其整個事業生涯的分布情況。

研究還顯示，不同行業有不同長度的熱手時期。藝術家的熱手期，可以有5.7年，導演也有5.2年，但科學家平均只有3.7年的熱手期。然而，科學家與藝術家出現兩次熱手期的情況，又比導演為高，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導演擁有兩次或以上的熱手期。

但話說回來，什麼是「成功作品」，怎樣才是「成功的創作人」呢？這項研究以作品的市場價值，包括拍賣價與評分去衡量作品成功與否，我們的社會也喜歡用獎項的權威性去評論作品，但我常常懷疑，除了市場與權威，還有一種衡量成功的標準叫「品味」。當一個創作人能夠創造出他的品味，當一系列的作品，無論題材，卻散發同一種品味，對我來說，這都是成功。

我這樣說，或多或少因為我喜歡的電影和演員，都失落這一次奧斯卡了。

普通讀者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寧可做乞丐

某館師作了一首《詠薄粥詩》云：「撮米燒成粥一甌，北風吹去浪悠悠。手持好似菱花鏡，照見樓台在上頭。」方自吟哦，有位乞丐聽到了靠近說：「詩則佳矣，然撮米一甌，不為薄矣。宜改『撻米』作『粒米』。食粥時，未必適遇北風，宜改『北風』為『鼻風』。食薄粥處未必有樓台，宜改末句作『照見鬚眉在裏頭』。」照乞丐這一改，館師的落魄之狀更是慘上加慘。

若按元朝流傳的「九儒十丐」之說，館師和乞丐的社會地位是差不多的了；經濟地位也是半斤八兩，日常跟稀粥粒米打交道。館師聽到乞丐的改詩高論，驚詫之情不亞於文章開頭的炒股者，問乞丐：「你既然有此等才情，何不去作館師而要去行乞呢？

我可以推薦你。」此乞丐盛頌謝曰：「慎勿！慎勿！吾惟不願吃薄粥，故寧丐耳！」——言外之意，清湯寡水的館師生活，還不如做乞丐呢。

這就又如同另一則股民心得一樣：炒股十年，終於過上了免費吃喝的生活——其實還是淪落為乞丐。苦中作樂，不必認真。但也可找個理論根據，那就是周星馳電影《武狀元蘇乞兒》中的名言：「做乞丐有什麼不好，想走就走，想睡就睡！」

瓜園

蓬 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

諍臣柳公權

唐代楷書極盛，初唐有歐虞褚薛各領風騷，盛唐有顏真卿開一代新氣象，晚唐則有柳公權集前人筆法之妙，為唐人楷法之殿軍。柳公權（778－865），字誠懸，京兆華原（今陝西耀縣）人，曾三入翰林院，為皇室侍書，後官至太子少師。除了書法的造詣，柳公權的直言敢諫和敏於文辭也受到稱道。

柳公權直言敢諫，不畏冒犯龍鱗。唐穆宗為政不端，曾問柳公權怎樣才能寫好字，公權對曰：「用筆在心，心正則筆正。」穆宗變色，知道他是在借「筆」而進行諷諫。關於「筆諫」之事，也有人認為「心正則筆正」是理之當然，並非勸諫，只是唐穆宗誤會而已。另有一事，更能顯出柳公權的諍臣風采。有一次文宗在便殿召見六位學士，談

及漢文帝的恭儉，便舉起衣袖說：「這件衣服已經洗過三次了。」學士們都讚頌文宗的節儉品德，只有柳公權不說話。文宗留下他，問為什麼，他回答說：「君主應該起用賢良之才，黜退不肖之臣，採納諫言，賞罰分明。穿洗過的衣服，不過是小節而已。」當時學士周墀也在場，嚇得雙腿發抖，柳公權卻義正詞嚴。

柳公權年少聰敏，十二歲時便能作辭賦。在為官期間，常能與皇帝應對自如。有一次，文宗在未央宮停鞦對柳公權說：「有一件讓人高興的事。賜給邊關官兵的衣服，常常不能及時發下，今年二月春衣就已發放完畢了！」柳公權上前祝賀，文宗說：「這樣還不夠，你可以作首詩來祝賀。」宮人催他

口占一絕，柳公權應聲說：「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」文宗很高興，激賞良久。另有夏日的一天，文宗吟道：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柳公權續曰：「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其他學士也有續句，不過文宗獨喜歡柳公權的詩句，稱道其「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」。從上述事情，可見柳公權才思敏捷。當然，這並不能說明他在文學上有很高的造詣，因為這些詩句畢竟只是應景之作，並無深意。

書之妙道

鄧寶劍

dengbaojian@126.com

逢周四見報



溫暖的記憶 讀好書共鳴（下）

三好集

潘金英

blog.sina.com.cn/u/3232962857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角咀，和旺角伊中素有友校交往，如友誼賽、賣旗一類活動。而當時作為校編的我，總能讀到當時校刊學生總編：胡燕青（中六）的名字，我佩服下心中唸唸有詞記下名字，難以忘懷。

燕青敏而好學，有一份上進的心和理想，「天助自助者」，她觀察到上天對那些「人窮志不窮」的同學，都會有一份惻隱之心，給他們有足夠的恩惠和能力去完成大學，進入社會後成為有用的



胡燕青寫《更暖的地方》有敏銳的觀察力，她對社會周遭的環境有一份洞察力，環境也培養了她對文學的興趣。她亦擅長寫作，把生活在四圍的小市民生活衆生相記錄下來，用絲絲入扣的手法寫作，文筆生動細膩。

憑想像和憶舊，胡燕青在朦朧的記憶中得知，在沒有現在的帝京酒店之前，拔萃男書院和她就讀的伊利沙白中學之間，其實只有一叢一叢的亞熱帶植物。從伊中大草地直往山上走，一定可以走進拔萃。當我翻閱書卷細讀《更暖的地方》，常能從字裏行間，開始隨伴燕青，踏上童年時那回憶之路……

其實，我中學時的母校在大

時下一般觀眾，喜看英雄式的電影，一部由真實演員與虛擬演員結合演出、實景拍攝的《銃夢》，原作是日本動漫改編，數碼合成主角是超強的機械少女，描寫幾個世紀後的未來世界。這讓我聯想到昔日荷里活的科幻電影與驚悚片，卻成了今日電影的熱門題材。

我喜歡看電影，少時與姐姐看過一部驚悚片《吸血殭屍》，是名導演波蘭斯基的作品，真的嚇個半死，好長一段日子都沒有忘記片中的影像，以後什麼《科學怪人》之類的影片就更不敢觀看。這點證明電影確實是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影響日常生活，以前也較少這類製作，多是文藝片或一些偵探懸疑

科幻片與驚悚片要有尺度

恐怖片受人注目的是後期一點的《驅魔人》，但比起稍後連串的驚嚇電影，像《奪命狂呼》、《德州電鋸殺人狂》，科幻片的《異形》等，就更嚇人了。有一個時期，荷里活就很喜歡拍這一類影片，我總認為看電影是一種享受，文藝片、喜劇、歷史片大製作，帶給我們的是一些輕鬆時刻，認識一些歷史知識，這是我看電影的首要選擇。你要我購票入場觀看刻意製造的懸疑氣氛，讓

觀眾產生恐怖幻覺，再加上音響效果，觀看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，這簡直是在受罪，與自己過不去，我一定不會接受。

早期的科幻製作「星戰」系列，雖然現在來看確實覺得比較平淡一點，但總算是一部適合一家大小觀看的作品，而「星戰」玩具至今仍是很受歡迎的經典收藏品。另一部科幻製作《阿凡達》創新電影視覺享受，在未來，亦繼續有數集《阿凡達》影片將與觀眾見面。



上司若無能，部下便無力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潮流時興的一衆超級英雄片，蜘蛛俠與超人是伴着不少年輕人成長的故事片，《復仇者聯盟》、《雷神》、《鐵甲奇俠》等我都有觀看，還有競選今屆奧斯卡金像獎的《黑豹》。但對最近的一套《毒梟》則末有觀看，覺得片中主角造型相當恐怖，上映後一般口碑亦好壞參半。觀賞角度自有不同，唯望多一些有分量的電影推出。

衣尚

蕙 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